

兩個角色演底戲

袁牧之著

兩個角色演底戲

袁牧之著

這張封面是我的先生百武繁子替我畫的，
那封面上底字是我的妹妹盈之替我題的，我在
這裏謝謝她們。

目 錄

序..... 1

寒暑表..... 1

角色： 男 子
女 子

生離死別..... 37

角色： 彫 刻 家
留 學 生

甜蜜的嘴唇..... 74

角色： 少 爺
女 僕

流星..... 1 2

角色： 父 親
兒 子

男 子

坐在書桌前寫文章。腳上着一雙拖鞋，下肢着一條短褲，上身着一件汗衫。

女 子

坐在沙發上揩冰其林。蓬頭，赤腳，套着一件紗質的旗袍，全身的肉幾乎都裸了出來。

男 子

嘎——噓！

把筆一丟，用毛巾揩了揩汗，拖了拖鞋起來在屋內轉着。嘴一張張地，像一只悶在炭氣瓶裏想深吸氧氣底百靈。

這屋子真會使人窒息！

說完想脫去汗衫。

女 子

對了，脫了吧，幹嗎常喜歡把汗衫裹得緊緊地，那才會使你窒息呢。這是多麼不自由？唉，我們女人還只近來才解放的。

男 子

不理，只顧脫，可是頭套在汗衫內怎樣也脫不出來。

女 子

寒 暑 表

獨 幕 劇

角 色

男 子

女 子

佈 景

一間小家庭

— 1 —

寒 暑 表

殷勤地：

喂，我來幫幫你吧。

男 子

冷淡地：

不用！謝謝。

脫去汗衫，發現背上儘是破洞，于是自言自語地說：

啊！這麼破了？這早該把它丟了！回頭把它送給了隔壁底車夫吧。

到衣櫥裏去尋找什麼。

女 子

你要什麼？汗衫嗎？沒有了，就這一件了。

男 子

很重地把扇門關上，赤着膊，叉着手，在門邊踱着。

女 子

幹嗎？要出去嗎？外面更熱呢！

開了窗，把一只寒暑表拿了進來。

你看，剛才拿出去底時候還只九十六度，一回兒升到一百零五度了，屋內跟屋外底空氣差着九度呢！

說完把寒暑表掛到門邊釘上。

男 子

不理她，回到書桌前坐下。

女 子

見他不理，也就回到沙發上搖冰其林。

喔！看着這東西打轉真頭暈！

一陣靜默。

搖了這許多時候夠了吧？我手酸了！

男 子

不理。

女 子

又搖了，不耐煩了，起來。

看這樣子差不多了。

一面洗杯子，一面懷疑似地向着男子問：

今天只放了一個雞蛋，會不會凝不起來的？

男 子

不理。

女 子

有些不高興，可是納着，放了杯子回去再搖，懶怠地：

再搖它幾下吧。

女子的天性，又熬住不開口。

真快，兩塊錢的雞蛋不多天就吃完了，回頭大肚子阿林來底時候，別忘了，叫他再帶兩塊錢來，他一塊錢能買到四十個，而且大……

想些什麼。

喔，不，聽說阿林這個人不太老實，下次還是少叫他上門底好，雞蛋也就上小店裡零碎買得了，一塊錢便宜四五個雞蛋真是看得見的，況且這麼熱的天一起買了常白白地糟蹋掉。像今天四個雞蛋倒有三個是臭了的！

向男子，遲疑地：

阿林這個人，你知道嗎？他本來好好地在張家做，怎麼會出來的？張老太太到現在還在說呢，他們用了這麼多廚子，沒有個比得上阿林的，就是他一張嘴壞，時要撒謊！

男 子

不理。

女 子

又找到了話頭。

喔，張老太太下個月要做七十歲了，我們送些什麼好呢？張老太太很喜歡着你，常說你好，叫你過去玩去。銀盾，花籃，都是廢物，老套頭。總得想件實用些，新鮮些的東西才好。喔，有了，不，那個好，對了……

男 子

你能靜默一回兒嗎？噲？

女 子

搖，靜默一回兒，停。

行了！就半個雞蛋也凝得起來了，搖了這許多時候。

又起來揩杯子。

你現在就吃還怎麼樣？盛給你好嗎？停回兒怕要化湯的。

男 子

你真一回兒也不能靜的嗎？

女 子

叫你吃東西總不會錯吧。

男 子

沒有工夫吃怎麼呢？

女 子

哼！這又不是吃酒席，吃大菜，也用得着許多工夫嗎？

咕噥着：

真是小小架子，吃也會沒有工夫，人家搖倒搖了這許多時候。

男 子

你是搖給我吃的嗎？

女 子

不搖給你吃誰吃的？

男 子

這桶買來了一個多月你搖過幾次？上回你自己想吃，就叫我帶着太陽去買桶；以後你不想吃了，就把桶塞在牀底下，碰也不要碰一碰。

女 子

那末今天也是我自己要吃嗎？

男 子

不；還是我叫你搖的嗎？

女 子

好，好，我太好了！

男 子

老實說，這就是你心虛的見證。你那兒是那麼好人？你想藉此使我……女人也會向男人獻起殷勤來，就是她們心虛了的緣故！

女 子

笑話！我做了什麼虧心事？

男 子

哼！那問你自己得了！

女 子

柔弱地：

問我自己？我沒有什麼事情對不住你；只要你自己不對不住人得了。

男 子

我什麼事對不住你？你去問問隔壁看：這三天內我有沒有出去過？

女 子

問他們幹嗎？我沒有那麼多工夫！

男 子

喂 你也沒有工夫了？看吧：寫了一個多月寫不起底稿子，你走了三天就把它趕完了；可是你一來要想讀一遍都讀不成！

女 子

是的 都是我誤了你，我在看你連讀一逗都讀不成，我一走你就三天趕出了一部稿子來，唔，很好，穿襪子。

男 子

幹嗎？今天不准再出去！

女 子

你憑什麼事阻止我？留神：別忘了我們沒結過婚！

男 子

要是你走了不回來的話，自然我不來管你；現在

.....

女 子

不回來就不回來，我原是過不下這種生活，自從我早上回來到現在，大半天工夫，你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。

男 子

這就是給你底懲罰！誰叫你三天不回來的？一出去就動不動不回來，不回來也不通知一聲，也不得我同意，問問你吧，常常倒反弄得要我和你消氣幫場。還說你過不下這種生活，你過不下，我難道過得下嗎？

女 子

既然大家都過不下這種生活，那末就……

男 子

怎樣麼？

女 子

答不出口，只走過去看寒表，拿來打叉開去。

啊！一百零一度，怎麼一會兒低了四度了？

男 子

跟你說話，別假癡假呆地！

女 子

剛才你自己呢？

男 子

我？我從前從沒有這種脾氣的，都是打你那兒學會

了，你常向人裝聾子，給人白眼看，所以也叫你自己嘗嘗這種滋味！你自己想吧，你從來沒有把注意力集中了聽過我五分鐘以上底談話的，總是不到三分鐘，兩分鐘就打叉開去了。

女 子

你常拿你的小說——不管短篇的，長篇的——打頭一頁講起要講到末一頁，嘮嘮叨叨地，人家怎麼耐聽？

男 子

那末要講些什麼你才愛聽？是不是要說，我是怎樣地醉心愛你呀，你是怎樣地動人呀？

女 子

我也沒要你那麼樣說過。

男 子

得！還沒要我那麼樣說過？得了，不多天在那本書上看到了一段情話，把臉燒得紅紅地，還來怪我從來沒有向你說過那樣甜蜜的話呢！

女 子

你是從來沒有向我說過那樣甜蜜的話！

男 子

這種話本來有什麼說頭，銀幕上，舞台上，早給說完了，就是我的小說裡也寫得夠了，這種話要在實際人生裡也學着說，太像做戲了！況且……

拿面鏡子給她照。

你瞧：頭髮蓬得像拖簍布樣地也不梳梳；臉油得像生煎饅頭樣地也不搽粉；襪子常像螺絲釘樣地轉着也不知道拉拉挺；褲脚不是左高右低，便是右高左低，像先施公司兩個電梯似的……

女 子

得了！我就恨你這點！我真不知道你的小說是怎麼寫的，連這一點女人的心理都不了解，女人是聽不起壞話的，會惱羞成怒的，就必要的時候也繞個圈子好好地勸戒；況且，我出去底時候也是這副模樣的嗎？

男 子

就說你出去底時候不是這副模樣，還有客來底時候也不是這副模樣的！

女 子